

彭州古建筑记忆 ▶▶▶

P E N G Z H O U

彭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人杰地灵，商贸繁荣，经沧桑变革，今日之彭州，几乎看不见历史之痕迹。回忆昔日之彭州，那城墙、城楼、护城河、禅院、古庙、残塔……像电影镜头般萦系在脑海间，那凝聚着彭州工匠们智慧和汗水的古建筑，常常令人魂牵梦绕，生发思古之悠情，今日抽闲，以文字录之，望能对日后人们在研讨古彭州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浅说城墙

曾经在一篇韵文纪实中，对早已不见踪影的彭州城城墙，作过简短的描述。文中这样写到：“坚实城墙高又宽，保障县城有安全。舒心漫步游城墙，眺望沃野米粮川。城楼高耸凝古色，华美庄重翹飞檐，只要晚上城门关，县城就是铁江山。此时若想进城区，除非走壁能飞檐”。

据光绪版《彭县志》记载，为防匪患，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知县沈鹏募集资金，将明代遗留的土城墙修复为砖墙，在五门修建了具有宋代风格的城楼，并为五门命名，东门“朝阳”，南门“阜财”，西门“涵江”，北门“拱极”，小北门为“延秀”。小北门的城楼又叫魁星楼，因为魁星和文曲星是文昌帝君旗下两员大将，专门护佑莘莘学子；魁星点斗，即指魁星用朱笔点中应试学子的名，谁就会文光四射，独占鳌头，所以小北门命名延秀，喻延贤毓秀之意。乾隆五十年（一七八八年），知县谢生晋为改善彭州风水，“移南门于小南街对面，并改南门为‘迎薰’”。从此，由南街出城，必须拐左弯，经文庙月池，过瓮城，方能出“迎薰门”，抵达外南街。

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年），知县王钟铨募集资金，修复了城墙垮塌部份，并在城墙上增加了女儿墙，建了城墙垛子。继后，县

令余天鹏创建虚敌台（即炮台）十三座，与城墙连接成一体，形成坚固的防御体系。整座城墙高近五米，墙脚下宽八米有余，墙面上宽六米，女儿墙高一点五米，共一千五百二十七个城墙垛子。解放后，我们看到的城墙上的土地，除围入彭师附小校区的那一段外，全都被附近居民种上了粮食或蔬菜，只剩下靠女儿墙近一米宽的路。城楼两侧和城墙内马道子，都有登上城墙的梯步，平时，人们可以登上城墙漫步，远眺近郊景色。

彭州五门，城门均呈圆拱形，都有近三寸厚的冷杉木板制作的双扇门，门扇用三道铁匝钉牢，门面尚有门丁作装饰。每天晚上，只要打过三更（大约十一点），五道城门同时关闭，大门闩上，再用抵门杠顶住门闩，任何人都不能再进入中心城区，给中心城区的所有住户以安全感。

彭州解放后，直到一九五五年首次城市改造，才将五门的城楼和城门拆除。一九六一年末到一九六二年中，有关部门决定拆除城墙，填平护城河，挖城墙的任务落实给城关镇所属的街道工业的单位，分段包干，按土方量计发工钱。当年，笔者因“温江专区湔江钢铁厂”下马后，被安置在位于延秀街娘娘庙（即老人民医院住院部位置）的镇办五金厂工作，领导安排带了一帮人去挖城墙，历时近半年，终于完成了分配给五金厂的挖方量。现在回想起来，尚有破坏彭州文物的负罪感，要是当年的决策者们，把古老的城墙保护下来，又是彭州的一道靓丽风景。

回忆当年彭州城的青少年们，假日里到城墙上放风筝，才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城墙上放风筝，没有任何障碍，远眺郊外沃野，心旷神怡，那五彩缤纷的风筝，飞得很高很远，那风筝上的风哨，从高空传回的哨音，就像春姑娘在歌唱，青少年们一面放着风筝，一面沉醉于美丽的田园风光，想得很多、很远……

二、话说城隍庙

西街下段，有座城隍庙，解放前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城隍出驾，当时由商会的负责人募集经费，组织队伍，让人们抬着木雕的城隍神像游街，神像后面支着与皇帝出行时一样的銮驾，队伍前面还抬着精美的锡制祭器，盛满供品，人们穿着盛装，奏鼓乐，舞龙狮，游四街，热闹不亚于过春节、元宵节，人们都寄希望于城隍菩萨，希望城里商业繁荣，财源茂盛，百业共兴。春季的城隍出驾时间是农历四月二十二，秋季是在中秋节后（具体时间待考证）。城隍出驾时，胸前还要点两盏灯，以示前景光明。游街结束后，回到城隍庙，把祭器供品摆放在神案上，还要向庙堂的城隍神塑像行祭祀礼，由道家掌门人向菩萨施礼念咒语，用现代话说，就是向城隍神许下一些承诺，只要大家生意好，赚了钱，下次定有厚礼相待。人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祭拜，菩萨每年春秋出驾，演绎着神灵至上的闹剧。

最早，城是指城墙，隍是指城墙外的壕沟，古人造城，挖壕沟，筑城楼，修城门，都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生产生活安全。人们认为，凡是与城市人的生活生产及商贸安全息息相关的事物，都有神灵的护佑，慢慢地便将城和隍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道教为顺应人们的神灵护佑论，至迟在唐代即兴起奉祀城隍神，那时起，县以上的城市都有城隍庙，并逐步形成祭拜城隍的礼仪形式。

彭县城隍庙，坐落在西街下段北侧，过五、六间铺面就是西北马道子，距城楼涵江门约三十米，临街围墙近三十米长，门口立着一对高大的红砂石刻成的雄狮，昂首向天，脚下踩着一只绣球，既威武雄壮，又亲切可人。庙内城隍殿供奉着城市的保护神城隍，它是剪除邪恶、护国安邦之神，两旁分列八大将，判官、黑白无常、

牛头马面、钟鼓神……等诸神塑像，显得非常威严肃穆。

彭州城隍庙里的走马转角楼，是一座融各类建筑艺术为一体的木楼，是庙宇掌门及道长们住宿、待客、诵经讲法以及接待游方道人的场所。所谓走马转角楼，就是楼房的前后左右有一道走廊连接，人们在走廊上可以到达楼上的任何一个房间。整栋楼的构件，经工匠们精心雕刻的鸟、兽、花卉、八仙过海之类的神化传说故事人物，通过镂雕、浮雕、线雕等不同手法，体现在木楼的门、窗、柱、梁、衬诸多构件上，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和文物价值。

解放后，城隍庙内的神像及整栋走马转角楼，被摧毁在“反封建”的浪潮中，城隍殿被改作了粮库。门口仅剩的石狮，也在文革中“破四旧”时，被一批头脑发热的青年用钢钎从石墩上撬翻在地，在八十年代末期的城市改造中，被深深地埋入土中。

三、记忆中的川王宫

在西街城隍庙斜对面是川王宫，建于清同治年间，是为纪念望帝和先秦太守李冰而修建，以后演变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庙宇。共分为三殿。前殿供奉望帝和李冰塑像。配殿供奉文殊、普贤、吕纯阳、张三丰塑像。侧殿有民间百姓移送的祖宗牌位，当然，移送祖宗牌位，必须给庙里捐赠一笔可观的银两。这里的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石雕的柱、柱墩、过廊门洞的砖雕及门窗木雕上。四根正殿的龙抱柱采用镂雕手法，四爪龙盘柱而上，栩栩如生。柱下石墩上浮雕的吉祥兽、花卉形象逼真，门窗上雕刻的神话故事引人入胜。现在看来，件件都是艺术珍品。

民间多认为望帝和李冰是与水利、农耕、防止水灾有关的神，甚至是水神。彭州川王宫供奉望帝和李冰像，与彭州是个农业县，祈祷农业丰收，这是官民共有的夙愿。因为这些都与水利、农耕、

防治水灾的神有关。

解放后，神像被拆除，川王宫改作粮仓，大跃进中，改川王宫为糖果厂。一九六二年后，粮站糖果厂与公私合营的国营糖果厂合并后，川王宫又改作中心粮站机面厂。六十年代中期，机面厂迁到小北街与豆腐厂合并，川王宫再度改为仓库，宫内各种石刻砖雕保存尚好。直到八十年代末的旧城改造中，才被毁于一旦。

四、说说张爷庙

西街北侧中段的西街居委会所在地，解放前叫桓侯庙，是供奉张飞的庙宇，老百姓都叫它张爷庙，是三国时期刘备称帝后，念其义弟张飞征战有功，封张飞为桓侯，各地兴修桓侯庙宇供奉张飞像，以纪念之，人们都习惯称桓侯庙为张爷庙。张爷庙虽然规模不大，但殿宇还是融入了古建筑的艺术魅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张爷庙的香火渐渐稀疏了，斗转星移，事过境迁，沧桑巨变，张爷庙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大约在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南街金城大戏院（地址在现在南街中下段，解放后南街影剧院斜对面），县政府无力重建，为使县城居民的文化生活得以继续，把西街张爷庙改建成临时剧院，由于财力所限，临时剧院为草盖屋顶，临时剧院建成后三年左右，即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川西著名演艺团体，张一飞、麻子红组织的“川西话剧团”在此演出大型话剧《火烧红莲寺》时，一把粉火，点燃了纬幕，火势迅速窜上草房，将张爷庙临时剧院和相连的殿宇化为灰烬。

八十年代末，彭州开始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初，就在彭州西街张爷庙旧址的土地上，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考古界的大事。三百余件窖藏金银器在那里重见天日，包括碗、盘、

杯、盏、瓶、壶、盆、钵、茶托、金器等，金器中也包括杯、碗、钗、簪等等。这批文物，代表了宋代所有金银器皿制作的最高水平，对于研究宋代文化有很高的价值。

如此众多的金银器是何等富豪所有？根据多数金银器上刻有形体相似的铭文，有“董”或“董宅”字样，根据彭州的史料记载，根本查不到与“董”相关的信息。据专家考证，在成都的达官贵人中，有一个叫董居谊的人，是个虔诚佛教信徒，曾任成都府制置使（《宋史》和《太平广记》有记载）。公元一二一七年，金兵攻打四川，董居谊作为成都最高军事统帅，一面忙于战事，一方面让家眷带着宝物到彭州躲避战乱。惨烈的战争持续数年后，董居谊兵败，带上家眷来彭州，把宝物秘密窖藏于张爷庙，从利州（广元）逃走。后来朝廷收复四川，将弃城败逃的董居谊处死。随着董居谊的离世，那些窖藏宝物便沉睡了八百年后惊才现于世，贪官搜刮民财化作的宝物，又重新归还于民。在彭州市博物馆的展柜中，人们可以看到那些精致的宝物。

五、文庙的一鳞半爪

彭州文庙位于南街最南端，是供奉孔圣人的庙宇，与供奉岳飞的武庙相对，彭州解放后，成为“温江专区师范专科学校”校址，现在是“西华大学”彭州校区。

笔者50年代就读的彭师附小，与文庙仅一条小南街所隔，而且彭师附小的校门对着文庙月池的右侧，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看到，其印象是终身也不会磨灭的。

笔者喜欢旅游，见到过许多被完好保存下来的文庙，都没有彭州文庙的规模大，没有彭州文庙的殿宇多，仅月池的占地面积，堪称省内文庙之最。月池占地一亩有余，呈半月形，池边用红砂石栏

杆围着，每根栏杆石柱的顶部，都刻有十二生肖和寿桃之类的吉祥物。栏杆外，垂柳依依，月池内荷花绽放。月池后面，朱红色高墙上，“万仞宫墙”四个刚劲有力的镏金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每个大字足有一米高，堪称书法精品。

每天放学都要经小南街文庙的一段围墙走过，墙内古柏森森，八哥鸟、鹭鸶鸟在柏树枝头和殿宇的屋面上飞去飞来，给文庙增添勃勃生机。

文革前后，笔者不止一次进过文庙，昔日举行祭祀大典的祭坛，还完好无损地保留着。一座座殿堂已经改作了教室，殿内供奉的泥塑木雕的圣人已踪影全无，但屋脊上呈三角形设计的压脊雕塑，保存完好，所有凝聚着古代工匠智慧和心血的古建筑，仍然散发出诱人的古香。那座全用红砂石雕刻而成的棂星门，上面那些镂雕、浮雕、线雕的人物、花卉，栩栩如生，是一件不可多见的艺术珍品，棂星门侧面，还立着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字样的石碑。

后来，随着西华大学的校园建设，那些月池、殿宇、祭坛，统统化为乌有，连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棂星门，也没有逃脱被摧毁的命运。

笔者还听早年就读“温江专区师范专科学校”的朋友讲，文庙里完整保存了光绪年间重修《彭县志》的全部活字印刷版，被大筐小筐地抬到伙食团，当作引火柴烧掉了。

六、浅说龙兴寺

龙兴寺坐落在彭州市北门，千百年来历经沧桑，几度兴衰，先后五易其名，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共占地八十余亩，地域宏敞，规模宽广，僧众一百余人。主体建筑为天王、大佛、大雄宝殿和藏

经楼四重，均排列在南北向中轴线上，布局规整，风格古朴，加上客堂、祖堂、戒堂、方丈室、僧房、五观堂等共一百五十余间，是一组完整的佛寺建筑群。各殿堂房舍之间均有走廊连接，遮阳蔽雨，庄重美观，精巧实用，是川西平原上一座“十方丛林”，定期传戒的大寺，素称“七佛圣地”，享誉西蜀。

笔者儿时与小伙伴常到龙兴寺玩耍，到假山处捡油换子（又叫菩提果儿），院内古木森森，竹林葱葱，天池碧水涟漪，佛殿木鱼声声，香烟袅袅，整座院内，梵音缥缈，翠盖如云，给人以静谧、肃然、超脱之感。每年腊月初八过腊八节时，龙兴寺和尚们都要用大毛边锅煮上几大锅腊八稀饭，布施给信众和百姓，笔者曾经提着小木桶，到龙兴寺五观堂前排队，接受赐粥，提回家中，我们一家四口人都能喝一碗腊八粥，那条挂在五观堂前约一丈长的木鱼，至今都还记得它的样子。

彭州龙兴寺两次劫难，使其荒废。第一次是在唐武宗时，因全国约五万所寺院，僧侣太多，皆不纳税，寄食于人，实乃社会之沉重负担，乃于会昌五年（公元八百四十五年）七月下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灭佛政策，限期拆毁寺庙，强令僧尼还俗，派出四个御史，分行天下督察，彭州龙兴寺在劫难逃，一时“废为闲地……钟声绝耳，楼台为薪”。第二次是一九五零年的那场疾风暴雨般的“反封建”狂潮，笔者目睹寺内所有的菩萨，全部回归自然，变成了一堆黄土。我同小伙伴们还在那些黄土中，寻找亮晶晶的菩萨眼睛，抹去灰尘后，把后端在石板上磨穿当玩具吹吹。龙兴寺从此荒废，后为彭一中校址多年。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初步收回了部分庙产，龙兴寺的宗教活动日益兴盛，成为彭州佛教徒和善男信女的重要活动场所，还成为成都周边市县一日游的旅游项目。

彭州的和平解放，与龙兴寺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四九年十

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大西南，蒋家王朝企图苟延残喘，组织所谓“川西决战”。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原国民党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在彭县龙兴寺通电起义，率部坚定地走向人民阵营。在“刘邓潘”起义的影响下，四川一大批国民党将领纷纷率部起义，为和平解放川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九五零年初，彭县国民政府参议陈宝林代表国民政府在和平解放彭县的协议书上签字，彭县宣告和平解放，古老的县城得以完好保存，彭县人民幸免了战乱之苦。

现在的龙兴寺藏经楼二楼，是“刘邓潘”起义指挥部的原址。“刘邓潘”起义纪念馆就建在其中。纪念馆展示了当年通电起义的场景、实物和图片资料，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将军的塑像栩栩如生。“刘邓潘”起义纪念馆，现为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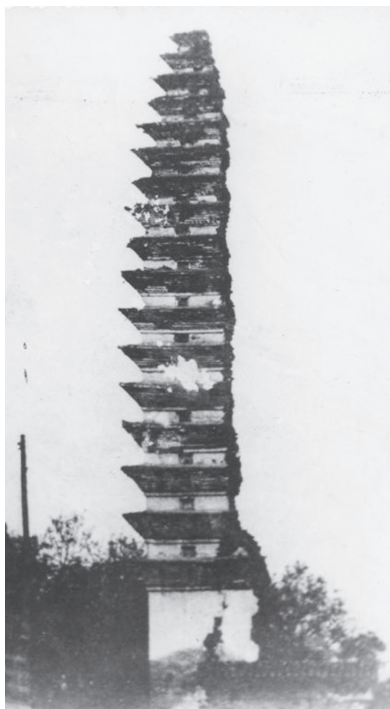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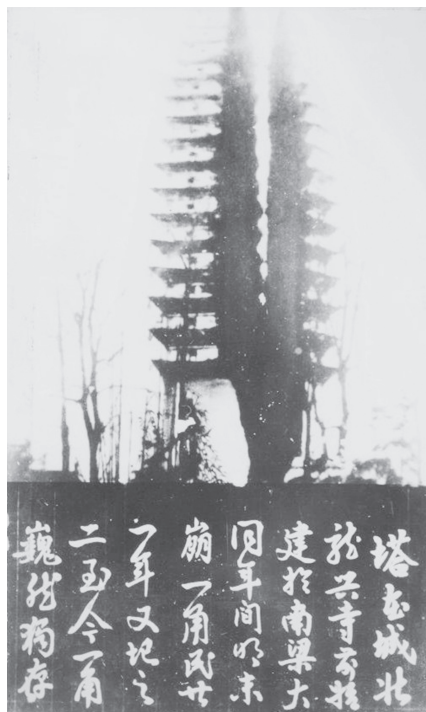
七、龙兴塔的故事

龙兴寺在会昌五年（公元八百四十五年）灭佛前是没有佛塔的寺庙。公元八百四十六年三月武宗卒，宣宗李忱五月继位，立即恢复对佛教的崇信，于大中元年（公元八百四十七年）五月下令复佛，预知禅师主持重建龙兴寺时，才创建浮屠（佛塔），利用汉魏六朝几何纹墓砖和隋代宝相花纹砖垒砌成巧夺天工的密檐式十七级、高四十一米五的方形砖塔，并以南朝梁武帝大同年间檐马、朱雀衔铃等遗物装饰塔身，还把“会昌法难”中被砸的大小不等、服饰华丽、雕刻精美、形象逼真的数十尊石刻造像，置于塔基下面长宽各二点六米，深三米的正方形地宫中。寺塔同建，共同起到“弘扬佛法”的作用。

龙兴塔历经沧桑，经历了多次大地震的破坏，逐步垮塌，成为

残塔，昔日的彭州文人所写的诗句中，留下了“青蛙望北塔，玉笔点天池”的佳句。其实，在原龙兴寺的院墙外，即后来作为教师进修校，继而又成为一中老教师宿舍楼的外墙边，距离公路近百米的墙脚外的一条小水沟边，的确有一个箩筐大的青石头，形状有点像青蛙，而且头向龙兴塔，才有了“青蛙望北塔”的典故。夏日里，西斜的日光，恰好把高耸的残塔倒影映入假山后的天池碧水中，彭州文人才写出了“玉笔点天池”的诗句。破残的龙兴塔高耸城北，成为彭州引人瞩目的地标古建筑，彭州最早的照相馆的摄影师们两次用镜头记录下了龙兴塔残破的雄姿。

残破的龙兴寺，险峻挺拔，带给彭州人几多遐想，衍生出许多故事。



故事一

传说有两个得道仙姑比道法，规定时间内，分别在彭州和内江两个地方各修一座仙塔，以保一方平安，并规定一昼夜之内修建完工，以天亮前雄鸡叫声为交货验收时间。二位仙姑便使尽道法，各类砖石一呼即来，由于负责在彭州修塔的仙姑处所位置是平坝，决定要把塔修到十七层，砖缝间便没有使用任何粘接剂，直接垒砌而成，计划在十七层上面再压一个宝顶，塔体就稳固了。谁知道，刚刚修完第十七层，鸡就叫了，宝顶则没有安上，这就是龙兴塔没有塔顶的由来，也是龙兴塔不能抗击地震而垮塌的传说依据；而在内江修塔的仙姑则选择了在江边的山坡上修建，用不着修得太高，砖缝间便使用了灰浆，也有塔顶，至今犹在的原因。

这个故事还有一说法是：得道仙姑是两姊妹，姐姐要忠厚些，选择了在彭州修塔，必须修十七层才能达到规定的空间高度，而妹妹要机灵些，决定选择在内江江边的山坡修塔，用不着修十七层就能达到规定的空间高度，所以比姐姐提前完工。妹妹完工后，驾着祥云来到彭州，见姐姐已经修好第十七层，马上就要安宝顶了，妹妹便给姐姐开了一个玩笑，妹妹站在云端，略施仙法，手中蚊刷一抖，到处的鸡都叫起来了，姐姐根据约定，停下了修塔的确最后一道安装宝顶的工序，这就是龙兴塔第十七层上没有塔顶的第二种传说。

故事二

传说龙兴塔垮掉的那一部分，飞到了内江的河头，只要天晴时，乘船过内江，在河头尚可看见飞到河中的彭州龙兴塔。其实，这是以讹传讹，因为天晴乘船过内江，在江中看到的所谓的彭州龙兴塔，实际上是山坡上的塔子倒映在江面的影子，因为江面波浪搅乱了塔影，塔影就像一堆烂砖头，遇到会编故事的人，故意把彭州

龙兴塔与江中的塔影联系起来，杜撰了“龙兴塔垮掉的那一部分，飞到了内江的河头”的离奇故事。

故事三

传说龙兴塔下面，有七个海眼，一旦没有了龙兴塔，彭州将会变成汪洋大海，是龙兴塔镇住了海眼，彭州人才避免了成为鱼鳖之灾。笔者儿时就听老人们在摆这个龙门阵，幼小的心灵上就产生了探秘塔底海眼的设想。由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果真，我从塔脚下的一道石门进入了塔底内，见若干根方形的石柱，支撑着龙兴塔，地面上果然有巨大的圆形石板压住“海眼”，还有几个没有压石板圆孔，我见孔内并无海水，但是又不敢轻易去挪动那一个个圆石板，最后，还是抱着一团疑惑，走出了石门，结果天亮后方知是迷梦一场。事后，为了验证梦境，我专门走进龙兴寺，绕塔基座一周，哪里也没有梦中见到的可以进入塔底的那道石门。到了拆除残塔修新塔的那一年，塔基也挖开了，除了在一千多年前修塔时，有意埋在塔基地宫内被“会昌法难”中摧毁的数十尊石刻佛像外，“海眼”之说已大白于天下。

八、说下关爷庙

彭州北门上有座关帝庙，老百姓都叫它关爷庙，是供奉三国蜀将关羽的庙堂。这是在那场疾风暴雨般的“反封建”狂潮中，唯一没有被拆毁的庙宇。

据《三国志》记载，关羽，字云长，生于山西运城常平村，于灵帝光和元年娶胡氏。关羽仪表威武，武艺超群。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投奔刘备，与刘备、张飞结拜为三兄弟，起兵争雄。刘备建立蜀国，关羽守襄阳、定益州、督江陵，被封为前将军，攻败曹

仁，威震一时。建安二十四年冬，孙权用吕蒙计袭击荆州，关羽镇守荆州，一时因骄傲轻失，兵败走麦城，被孙权部下所俘，蒙难于章乡（即湖北当阳县北）。孙权将关羽父子首级献给曹操，因关羽曾经被曹操拜为偏将，深受礼遇，关羽杀袁绍将领颜良以报曹操恩德，所以曹操刻沉香木为躯，厚葬于洛阳，孙权只好以侯礼将其身躯葬于当阳。后主景耀三年，追封庄缪侯。《三国演义》将关羽的这段故事衍绎得淋漓尽致，乃至家喻户晓。千百年来，集忠孝节义于一身的关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他勇猛、讲义气、忠贞不二的形象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了，早已具备了被神化的条件。

关羽，在人民心目中占有的地位很高，几乎他就是忠诚、忠实、忠义、忠臣、忠勇、仁义、诚信的代名词。他为三国鼎立，建立蜀汉政权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人普遍认可两个圣人，一个是文圣人孔夫子，一个是武圣人关羽。

对关公的信仰始于南北朝。光大年间（公元五百六十七年）当阳县玉泉山首建关公庙。这不仅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关公褒扬喝彩的产物，更是百姓精神生活的需要。统治阶级从封建道德的角度大肆宣扬关公的忠孝节义，使信仰关公在不太长的历史时间里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庙宇增多，数达十万余座；关公的封号不断加多。文人墨客诗文或碑帖中常提及关公，并开始出现在家中悬挂关公神像。宋代封为“显灵王”、“忠惠公”、“崇宁真君”、“烈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壮穆义勇王”、“英济王”。元朝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万历十八年“协天护国忠义帝”、后又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到了清代，清统治阶级认为自己能入主中原是得到了关公的神佑，所以，顺治皇帝特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佑赞宣德关圣大帝”。民国时期有的地方将关羽与岳飞合于武庙。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彭州的关爷庙，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拆除的命运。那是五十年代彭州取缔私人诊所和药铺坐堂医生的行动中，那些私人诊所和坐堂诊病的中西医，被组织成立了“联合诊所”，诊所就利用关爷庙的所有房屋作为诊断室、治疗室、药房、办公室，那关羽和周仓的塑像并没有拆毁，直到六十年代，“联合诊所”改为城关医院时，关羽和周仓的塑像才被拆除。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整座关爷庙已灰飞烟灭，荡然无存了。

九、说说财神庙

彭州的财神庙，在未拆除城墙前，坐落在上升街通往麻线市的出口处，庙子背后，还与一条左通北门的小街口联接，形成一个小十字街口，庙内供奉了历史上被人们公认的文武财神：

文财神有两尊：

一为商朝忠臣——纣王皇叔比干，因其忠贞，民间推崇供奉为财神（其形象为着文官袍冠，手捧宝珠者）；

二为春秋五霸之越王勾践的谋士——范蠡，曾经帮助越王勾践成为春秋五霸，因懂得“狡兔死，走狗烹”，辞官经商，成为有史以来一位富甲天下之巨豪。又因仗义疏财，深得人心，故被奉为文财神。（其形象为着文官袍冠，手捧金元宝者）。

武财神也有两尊：

一为《封神榜》中赵公明，死后被姜子牙封作财神后归位（形象为武将，手执竹节鞭者）；

二为《三国演义》中关公，因为关公忠义千秋，又因民间观念：义气聚财，所以又奉之为武财神（其形象为武将，赤面，手持偃月刀者）。

解放前，彭州每年正月十五这天都要举行个“财神会”，那

是彭州的乞丐们的盛大节日，人们很早就聚集在东北马道子的城墙上观看“财神会”。到了正月十五这天，化妆成文武财神的乞丐们，身着戏装，手执“钢鞭”、“朝王板”（天神向玉皇大帝启奏时，用于写奏章提纲的工具，与人间大臣朝见皇帝时的情形一样，手中都要用一件精致的工具事先写上发言提纲，此工具即“朝王板”），一个二个地迈着方步，在规定时间内，从四面向财神庙聚汇。一年一度的“财神会”是“叫花子”中“掌汤瓢儿”的丐帮头目召开的，是为庆祝他们从去年腊月“倒牙”到正月十四近一个月的乞讨成绩的大会。他们在财神庙里，尽情地饮酒狂欢，享受他们的乞讨成果，大口喝酒，大口吃肉，酒足饭饱之后，各自回到他们的栖身之所，继续他们日常的乞讨生活。他们中的好酒之徒从财神庙里走出来时，一个二个都醉得打偏偏，左脚打右脚，迈着踉跄的步伐回到他们的窝棚。人们把这天“叫花子”们的聚会时的饮酒狂饮，叫做“灌财神”。

彭州城七十岁以上的许多老人，也许都在城墙上看过“财神会”。当时，大人们观看财神会，是为了沾财气、交好运，儿童们看财神会，是图看热闹、长见识。从看财神会中，人们看到乞丐们被“灌”醉的样子，在心中都有一种难以名状情愫。

十、我的钟楼情结

解决前到解放后的很长时间，屹立在彭州中心广场北侧的钟楼，一直是彭州的地方标志性古建筑。由于钟楼的修建，与我族人有关，加之文革前，我还与部分同龄人，在钟楼顶层上坝地铺，睡过瞌睡，轮流为彭州城的消防安全通宵值班，昔日的钟楼，在我心中的情结，总是挥之不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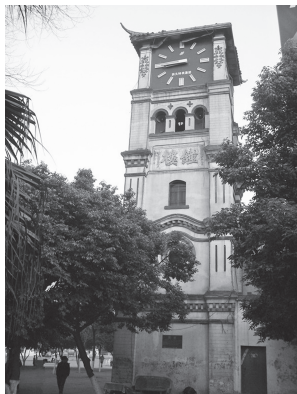
自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帝国主义

进一步扩大了侵略权益，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统治秩序完全确立，形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批的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深入到内地，以各种慈善方式笼络人心，宣传天主教，使天主教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

法国传教士也来到了彭州，他们在彭州城的南街修了教堂，命名育婴堂；在山区白鹿乡修建了上书院和下书院。许多山区农民在得到教会帮助后，纷纷成为了天主教信徒。钟楼是民国26年，法国传教士为了进一步在彭州城发展天主教，开展教会活动，决定修建一座钟楼，以便鸣钟召集信教群众准时参加教会的各项活动，于是由教会设计并出资，在时任县长罗远猷的主持下修建的。

当时，施工方由彭州鲁班会的掌门人熊五爷带领一班泥、木、雕、改、石五匠人员，在没有任何工程机械的条件下，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于1937年5月竣工剪彩，使钟楼成为彭州城的又一地标性建筑。

熊五爷，是笔者祖父熊兆飞的堂弟，排行第五。由于熊氏兄弟均为习武之人，在彭州及周边县具有一定声望，加之熊五爷是县内出了名的泥水匠，性格豪爽，被鲁班会众工匠推选为会长，成为鲁



班会掌门人。当年，县里无论政府或个人有大型的土木工程，都会由鲁班会承揽业务并组织施工。鲁班会就设在彭州城外东街鲁班庙内，彭州解放后，一直是彭县建筑公司的地盘。钟楼的建成，是继南街育婴堂之后的法式风格的高层建筑，在当年没有任何施工机械的条件下，建成历经二零零八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居然没有丝毫损伤的钟楼，足见当年彭州工匠们超凡的技艺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该钟楼竣工后，顶层曾挂过一口铸铁吊钟，只要钟声敲响，信仰天主教的人们，就陆续到南街的教堂去做礼拜、唱诗，接受天主教教义的洗礼。解放后一度闲置。后安装过手摇警报器，为城区消防联防工作服务。六十年代，曾经由彭州轻工系统的基干民兵轮流到钟楼值班，实施消防治安联防工作。那是七十年代中期，负责主管消防工作的彭县公安局，为了防止县城及城郊发生大型火灾，在广场的钟楼顶上安装了手摇警报器，用于火灾报警。每天晚上，由基层单位派五名基干民兵，在钟楼第五层值班，还要沿围城路巡视一周，被盖自带，公安局只配备一件轮流值班人员穿用的棉大衣和一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因为当时的钟楼是彭州的最高建筑，顶层可以环视全城及郊外很远的农村。这个任务最终落实到二轻工业系统的服装厂、机修社、木器厂……名曰“群防群治”。

改革开放后，由政府出资，给钟楼装上了电动自动报时钟，彭州人才听到了从钟楼上发出的钟声。因城市建设需要，经历了彭州风雨沧桑的钟楼，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被拆除重建。二零一六年初，一座崭新的钟楼重新耸立在中心广场，成为彭州城的新地标。那清晰悦耳的钟声，似乎在告诉人们，祖国富强了，时代进步了，彭州变得更美了。

熊荣禄 撰